



真的 那麼 簡單嗎？



開學的前一天下午，即將升上七年級（臺灣的國中一年級）的卡提雅，正和姊姊爭論一件穿在姊姊身上的毛衣，要她脫下來還她。外面道路傳來緊急煞車的聲音，卡提雅緊張的跑到外面看看，原來她心愛的狗不知何時跑到了對街去，正當她呼喚狗過馬路時，一部快速疾駛而來的汽車煞車不及，撞傷了狗。

狗的腿斷了，卡提雅非常的傷心。她責備自己，要不是她硬要狗穿越馬路回家，就不會發生這件令全家人難過的意外事件了。

當狗被送到動物醫院，並留在醫院治療，沒有回家時，全家的生活作息全走樣了。當天晚上，卡提雅全家人的晚餐桌上，沒有一點聲息，幾乎沒有人動過晚餐，每個人的心情都異常的沈重，媽媽紅腫的眼睛，看起來極度的悲傷。那個晚上，卡提雅翻來覆去就是無法入眠，平時總在她床下睡覺的狗狗，鼾聲如雷，但今夜卻是寂然無聲，叫12歲的卡提雅如何安然度過沒有狗狗陪伴的夜晚？

第二天早上，卡提雅對媽媽說，她要留在家裡等待動物醫生的電話。反正她一整晚都沒有睡覺，到了學校精神也無法集中聽課。爸爸卻說：「等待是最痛苦的，妳一定要去上學，一旦醫院來了電話，我們立刻打電話到學校告訴妳狗狗最新的發展狀況。」

卡提雅的媽媽開車送她到學校去。整個早上，卡提雅無精打采的上課下課，她整個心思全在狗狗的安危上。中午時刻，卡提雅等的幾乎要抓狂了，她想去動物醫院探視她的狗兒，可是，在美國鄉下小鎮，既無公車，也沒有捷運，卡提雅唯一可以做的是打電話給計程車公司，但是，美國的計程車卻不像臺灣隨叫隨到，或滿街都是，隨手一招計程車就停下來。計程車公司要卡提雅等很久，她等的不耐煩。在心急如焚之下，卡提雅發現學校的停車場有一部沒有上鎖的腳踏車，就留下翌日歸還「借用」的字條，立刻跨上腳踏車往動物醫院狂奔。

在動物醫院，卡提雅又等了一陣子，可惜，醫生太忙了，無法給予她正確的判斷。當卡提雅走向停車場時，那部「借」來的腳踏車卻不翼而飛。卡提雅繞遍整個動物醫院和停車場，就是沒有發現腳踏車的影子，她問櫃臺人員也沒有結果。

故事就是從這兒開始發展的。這是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兒童小說*It Only Looks Easy*，作者是 Pamela Curtis Swallow，由 Roaring Brook Press 出版社出

旅
美
文
字
工
作
者

丘
引

版。這本小說是Swallow的第8本著作，書的封面就是失竊的腳踏車。

小說環繞在卡提雅如何面對腳踏車的主人，一個低她兩屆的學妹，和車主那有點偏執狂的媽媽，以及如何尋找失竊的腳踏車，這之間牽扯上警察局、校方的紀錄，以及真正的偷竊者同校的一個男生，而這個男生及他上高中的哥哥犯案累累，又涉及到必須上少年法庭及看守所等。車主的媽媽給卡提雅一個星期的期限尋找腳踏車，萬一找不到的話，她必須賠償這部昂貴的生日禮物。

卡提雅的同學和朋友紛紛幫著她踏遍小鎮的各個角落，包括警察局的失竊車輛待領處。小朋友的友誼發展，讓我們看到友情的珍貴。期限到了後，卡提雅雖然沒有放棄尋找腳踏車，卻已經開始工作，除了義務擔任同學的數學家教，還負責照顧一個失憶症的太太。打工的目的是為了還腳踏車的錢。卡提雅的父母雖然幫她寄出支票，這筆帳卻得由卡提雅支付。這裡讓我們看到小朋友照顧大人的態度和能力，以及培養小孩責任感的家庭教育，這樣的過程是艱辛的。身為卡提雅的父母，眼睜睜的看著12歲的卡提雅到處尋找腳踏車、打工，並且單獨和單車主人母女談判，以及被校方和警察局留下紀錄。

身為兩個孩子的媽媽，我得說卡提雅的父母在培養孩子負責任上，真的很勇敢，我相信，大多數的臺灣父母的作法是幫孩子付了這筆錢，且訓話一頓後就結束了。但美國的父母堅持的觀念是，犯錯者得負責任，不論孩子年齡的大小。

在美國的學校，不論是小學、初中、高中或大學，甚至在社會上，一個人的名譽是最重要的，名譽也等於一個人的生命，而名譽並不因年紀小，就有特權。校方和警方的紀錄，就是一種名譽上的阻礙。當卡提雅在學校被說成偷車賊時，她小小的心靈是如何的痛苦與掙扎，而當警方到學校做深入的訪談時，我們看到警方的態度是，「即便現在已經找到失竊的腳踏車，但並不代表妳沒有犯錯，未經車主的同意，擅自騎走別人的腳踏車是不對的行為」明辨是非的觀念，是從小建立的，對於這樣的堅持，你是不是覺得美國人是愛找麻煩的民族呢？就如同美國的數學教法，看在臺灣人眼裡，真是笨到極點，可是，他們的邏輯概念和諸多解決事情的能力，卻從中而來，這是我們所難以體會的。

「當我們說『看起來這麼簡單』時，就代表一個大事情發生了。」書中的一句話，點出了這本書的書名和主題。結果簡單，過程卻極其複雜。這本小說適合兒童和父母閱讀及討論，也是一本非常好的家庭教育學習，更是人際關係延伸的兒童故事。

作者Swallow女士是圖書館館員，童年是在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小鎮長大，目前和丈夫住在美國紐澤西的鄉下，他們養了兩隻狗、三隻貓及一隻土撥鼠。兩個女兒已經長大離家，一個是律師，一個是六年級的老師。她小時候頑皮外向，愛騎馬和運動，交往的朋友和鄰居，大多數是男生，最要好的同伴也是男生。因為個性太外向活潑，以致她從來沒想過當作家和圖書館員。星期一至三是她的寫作時間，星期四、五則到圖書館上班，星期六、日常和丈夫到野地露營登山。寫作的靈感，大多是來自於她拜訪的學校、在圖書館進出的小朋友及他們的父母。 ISBN